



先生之光照亮我的子孙

韩玉霞

总会有人问：古典诗歌有什么用？我确实不会回答。但我深知，年轻时受到古典诗词的影响，受到叶先生在南开诗教的影响，让我懂得了感知，懂得了爱。在后来的生活中，我有意识地让我的后代多读读古诗词，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润泽，希望他们敏锐而丰富，有能力去感知、去爱，在滚滚红尘之中，心中依然有美好，有诗，有远方。

儿子的打油诗

儿子会认字时，我就开始教他背诵古诗，一边教，一边表演，儿子至今还打趣我教他“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”这两句时搞笑的动作，可见他的印象之深。他晚上入睡前，我会听他一首一首地背诵古诗，他困意来袭时，古诗的句子被他“串门”背到了一起，但神奇的是，句子很押韵，他常常会在杂乱的背诵中入睡。常言说：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”十岁的小孩子在半睡半醒状态下，无意识地按格律串联诗歌，应该是对这一说法很有说服力的佐证。

我给儿子记有日记。2001年8月13日，儿子早上睡醒后，小声告诉我他编了一首诗：“天然家里寻常见，早上起床妈未亲。为何不想亲一亲，窃想昨日蚊子叮。”天然儿子的名字，昨晚他不停地叫我给他打蚊子，我有点不耐烦，早上因为忙乱，没有像往常一起来床边温柔地叫他起床，他以为是我昨晚生了他的气。

这完全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打油诗，“寻常见”一词，应是来自他背诵的杜甫《江南逢李龟年》中“岐王宅里寻常见”一句。没想到这首搞笑的打油诗，后来居然呈送到叶先生面前“请教”。

我楼下的芳邻张姐张候萍，是南开历史系79级中国史专业的师姐，当时她一直跟随叶先生上诗词课，同时给叶先生做口述回忆录的整理、写作。因为叶先生很忙，张姐的录音、查资料、录入核对等工作，断断续续，持续若干年（这部回忆录2013年在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，书名是《红蕖留梦——叶嘉莹谈诗忆往》，2019年又续出了增订本）。2001年10月1日，是国庆节，也是中秋节，张姐请叶先生和秘书安易老师来家里做客，我们一起吃的晚饭。张姐很会做菜，叶先生那天胃口不错，兴致也特别好，她对最后一道菠菜豆腐汤，格外喜欢，饭后我们坐在沙发上一边聊天，吃月饼。说起儿童背诵古诗的话题，张姐忽然想起我儿子的那首打油诗，便叫儿子上楼拿下来请叶先生指教，叶先生看着他的“诗作”笑了，对儿子说，以后要多背诵古诗，再学一些对仗、格律，慢慢就会写诗了。

提起这件趣事，我只是想说，当时的社会对传统文化很忽视，叶先生殷切地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古典诗歌的学习传承，应该从娃娃抓

起，不要让诗词的血脉在这一代断掉。为此，叶先生不遗余力、四处奔走，亲自到天津的学校给孩子们讲古诗，在电台、电视台给孩子们录节目。1990年代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先生的一本书——《儿童学古诗》，还配了两个盒式录音带，是叶先生亲自诵读古诗的录音。我们家有一套书和录音带，当时我给儿子放过录音带，他好奇地问我，为什么叶先生读诗的音调和语文老师不太一样呢？我到底应该怎么读呢？

孙女的古诗情

有了小孙女，对襁褓之中的



2001年10月1日，作者（左一）及其同学与叶嘉莹先生（左二）共度节日。
作者供图

她，我又“故伎重演”，每晚背诵古诗哄她入睡，通常背到第10首左右，她就昏昏然地睡着了——“李白们”大概没想到，他们的诗还有如此“催眠”之效。

小孙女会说话时，我开始教她背诵，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“锄禾日当午”，是最早会背的。她三岁时我开始讲解古诗的内容，讲解过的诗，她喜欢背也记得快。她特别爱听我讲古诗，睡觉前总是要求我一首一首地连背带讲，经常是我讲得口干舌燥、眼冒金星，她还睡意全无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很伤感，她听的时候脸上总是戚戚然，却忍不住总让我讲。一首叙事诗，有下雨的画面，有诗人与牧童的对话，还有一个虚拟存在于远处的杏花村，就成了一个有情节的故事，而且还有她容易理解的亲情。

我家餐桌旁边的墙上，每年会换一轴新的宣纸书法日历，上面的古诗都是书法家朋友亲手书写的。小孙女经常让我指着日历上的诗句教她读。行楷书法，有些还是繁体字，起初她并不认识，可能只是把字当画一样来辨识的，看久了、读多了，按字形也就把诗背下来了。“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……”她没事就站在椅子上，一手拿着一根小木棍，指着日历上的字读诗，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权当

是话筒的道具，假装自己是主持人。

从儿子到孙女，背诗是两代人睡前的“规定动作”，是相同的儿时记忆。韵律悠扬、朗朗上口的诗句，以及其中景物、感情和故事，让他们感知汉语言文字的优美，感受生活的美好，心中也多了诗意。

2022年9月7日，白露。那一天，我专门带孙女来到海河边，让她看看白露时节的芦苇。东丽区的海河春意桥一带，岸边的芦苇高大茂盛，微风吹过，芦花闪烁着银色的光芒。面对着芦苇，我教她背诵了一段《诗经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小孙女

夸父死，敢笑鲁阳痴”的诗句。三是坚持、不畏缩，直面生活中的艰难坎坷。第二，她谈了作诗的方法：一是先懂韵律再作诗，否则不能作诗。二是对仗不宜死板，神气对了即好。三是诗词按曲调去填，未必明其意，不经意间却有好诗。

晚上来听课的不全是研究生，还有一些我这样的旁听生，十多个人，基本把叶先生的书房坐满了，有人特意带来鲜花送给叶先生，叶先生很喜欢。叶先生讲诗词，“开门迎客”，我们读书时可以去中文系听叶先生的课，工作后还可以去她住所听。

叶先生曾言：“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把中国的语言文字运用得最精致最美好的。”是的，中国古典诗歌是汉语言文字的最高表现形式，古诗词里更有自然万物，有历史人生，有做人的教化，是中华文化的精粹。没有文化的传承，就没有民族的延续。我们作为中国人，怎么可以妄自菲薄，随意浪掷自己的传统呢？叶先生以柔者至刚的毕生之力，矢志不渝地传播古典诗词、复兴传统文化，真可谓书生事业、英雄情怀。

2024年7月6日（农历六月初一），是叶嘉莹先生百岁诞辰，天塔亮起璀璨的灯光，映出“百岁大先生，青春叶嘉莹”十个大字，向这位诗词的女儿、白发先生表达崇高的敬意。灯光还打出叶先生的诗句：“书生报国成何计，难忘诗骚李杜魂。”天塔的灯光映耀着几百米外的南开园，南开师生们都能看到。是啊！一位诗词先生，一座百年学府，几代人的书生情怀，他们的爱国之心相互辉映，世代赓续，未曾间断。

2024年11月25日，叶先生仙逝后第二天，天塔再次亮起灯光，深情送别叶先生，灯光映出叶先生的诗句：“遗音沧海如能会，便是千秋共此时。”叶先生对古典诗词的传承弘扬，成就的沧海遗音，必定会后继有人、千秋永存。叶先生辞世后，网络媒体纷纷表达敬仰与缅怀，很多读者撰写古体诗，在各个视频号下留言，感情真挚、字韵优美，令人动容。叶先生一生的努力，终有回响，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！

叶嘉莹先生裸捐3500多万给南开大学，若论捐款的数额，叶先生远不是最多的，但叶先生之于南开，其贡献和影响却是无限的，无法用金钱衡量。叶先生又绝不仅属于南开，她以毕生之力守护传承、发扬光大古典诗词，她是这个时代，是国家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。她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。今天她以“诗词润众生”，后世的中华子孙，更会敬仰她，爱戴她，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是她的受益人。

韩玉霞，1982年—198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。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、文史编辑室原主任。